

◇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



冯杰，诗人，作家，文人画家。获过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等。出版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田园书》等十余部作品。

公驴才能称叫驴，母驴只称草驴。在北中原有一些属固定词汇，不能混淆。这是乡村的统一称呼，如大队那几台拖拉机的“标准件”一般。派出所的户口簿最上面一栏，里面有姓名、曾用名之分。许多大人物出道前，也多是小草般的贱名，等成了气候，进北京了，才改成显赫一时的名字。作家用笔名也和分叫驴草驴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驴不识字，作家识字，但作家不会叫，识字的翻出的花样更多，如百驴争鸣。

名为叫驴的公驴，因为荷尔蒙的缘故，一生都爱大鸣大放，思想亢奋，桀骜不驯，驴子在一起数量多了，多喜欢开展政策或路线上的争论，

叫驴

有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有点像李书记那班人马。

名为草驴的母驴则只管埋头啃草，温柔可人，从不会有女权主义运动的嫌疑，最多不高兴时踢你一下，像情人只会轻轻地捶你一拳。

在乡间大路上，飘着滑州城那些土气得能噎死人的梆子腔，落腔，二夹弦。这些声音扯喉咙丈量天空，穿来穿去。风吹得玉米叶子哗哗啦啦，一个村里人心躁动。

在村西路口，一匹来自道口镇的叫驴碰到一匹本土草驴，打过招呼后，叫驴又向远处张望过了，一脸黑黑地不怀好意，笑后，再亲切地问：“草儿，如今你改了个学名吗？”



荷的小情歌

当春天的荷钱小小长成了夏日的莲阴蓬蓬，荷花就从那接天莲叶之间亭亭出水盛开，或红或白，洁净不染，永远十五六岁的少女模样。

《诗经》里写古代的男女爱恋，借物表衷肠，送芍药，送红管草，竟然还送白茅。那些礼物真是接地气。爱在天地之间，大地上生长的植物，一枝一叶皆可寄情。

但是，在爱情舞台上出场频率最高的，还是《乐府诗集》和《古诗十九首》里吟咏的荷，是生长在《诗经》年代之后的荷。

在多水多舟的南方，那些蓬勃生长的荷花，开着开着，就开成了相思的样子。

《古诗十九首》里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撩起裙子，卷起袖子，涉江采芙蓉。芙蓉在水中央，艳艳盛开，朝霞一般，或者，月色一般。低头深嗅花香时，相思在胸中翻涌。芙蓉采了，只想送给那人，只想把最好的最美的，都捧给那个人呀。可是，那人不在。

关于荷花的诗歌，我一直深喜这四句诗：前两句布景，江水清清，芙蓉盛开；芳草连片，占据着画面黄金分割点之下的空间，来映衬着作为主角的荷。然后，人物款款出场，有肢体语言，涉水，采摘，人面荷花相映红。后两句抒情，有内心的波澜：这么美这么芬芳的花儿，我要送给心上人，一抬眉，才想起爱人在远方，惆怅像烟水，无边无际地荡开了。

我想，荷花被贴上爱情的标签，大约还是因为“莲”这个名字吧。我们的古人，实在含蓄得可爱，写诗，动不动就谐音双关，让你猜。“莲”谐音“怜”，“怜”是爱的意思。

“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子夜歌》里，这荷花一定是早晨的荷花了，很有一种朦胧隐约之美。宋人秦观有句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意境也有凄迷之美，楼台和津渡，都在迷蒙朝雾和月色里若有若无，而理想，也是这样，若即若离不可寻。

不确定的东西，往往能带来美感。爱情也是。从不确定走向确定，然后，大多数再走向不确定。

“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说的是雾气弥漫，露水浓浓，芙蓉隐约不辨，那莲叶也是看不分明。其实，不是莲看不分明，而是“怜”，是爱，不分明。她感受到他的爱意，可是，是暧昧的，是如远如近的，是月亮起了毛，天要下雨的样子。这怎不令人感伤？

《子夜四时歌·夏歌》里还有：“青荷盖绿水，芙蓉葩红鲜。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真是郎情妾意啊：碧水之上，红荷翠盖，面对此情此景，郎君你大约也会想到芙蓉如面的小女子我吧，而我，可不也是，心上满满装着你这个冤家呀！

这是基本有了确定性的爱情。一旦确定了，相思起来，这味道就是冬天街头卖的红糖桂花糯米藕，牵牵连连，都是醇厚的甜。

南朝齐民歌里有一首写芙蓉的，画面很文艺。“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窝抱莲子。”“欢”是对情人的称呼，恋爱中的人，往往不知天高地厚，啥都敢想，竟然想到若爱莲花，就把湖泊搬到卧室内，让芙蓉绕床盛开，伸手就可拥莲子入怀。

也是哦，山长水阔的相思，多累人，还不如简单粗暴一点，来一场喘息密集的幽会：芙蓉绕床，莲子在怀。情人在侧，耳鬓厮磨。

◇ 年不总是 许冬林专栏



许冬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发表于《十月》《散文》等刊物，著有散文集《日暮苍山远》《养一缸荷，养一缸菱》《忽有斯人可想》等十部，及长篇小说《大江大海》等。

风吹哪页读哪页

我幼时好静，最爱过寒暑假，因为有的是时间可以读书呀。

由父亲的书架上抓一本觊觎已久的小小说爬到小阁楼上，打开窗，窗外是一棵苦楝树，绿荫撑开来遮了大半个窗户。这一天看的是《爱玛》，虽读得懵懂，但我喜欢爱玛，她

自信又自在，快乐得如此真实。像苦楝树上趴着的蝉，日日里“知呀——知呀——”快乐地唱，似乎永远不知疲倦。隔窗不足一米的苦楝树枝干上就停着一只蝉，它真有耐心，比我更有耐心。趴那儿已经半天了，一寸也没挪动，它唱歌也不动，又懒又快。我呢？我只剩懒了，也窝椅子上半天了，看会儿爱玛，看会儿蝉。苦楝子青绿青绿的，树叶嫩绿嫩绿的，风一来，苦楝子快乐地晃晃，树叶快乐地摇摇。我快乐吗？我也不晓得。

暑假爱落雨，明明天光好得不得了，说暗就暗了。老天根本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总之得就着它的高兴来。有时落雨之前还得憋闷半天，像我弟赌气，肚子憋气憋得一鼓一鼓。憋久了终于撒开来，又是雷又是雨的。

雨天最好看《镜花缘》。天光忽暗，妖风四起，烟尘乱冒，雷声滚地而来，半天里一个闪电，恍惚间天开地陷一般，雨点滚将出来。雨打得苦楝树枝叶乱惨，从瓦背檐下滑落流淌下来，闹哄哄鼓乐齐鸣。这会儿正读到两面国，那原本彬彬有礼的青衫文士猛地揭开后脑勺的文士巾露出狰狞的另一面。这一幕，伴着窗外电闪雷鸣的“特效”，足够当恐怖片来看了。还有啊，书里有一味药名唤“雷丸”，“得霹雳而生”，就是在雷雨后才生出来。哪天雨后我也要上山去寻一回，万一拾得雷丸呢？可治我弟的肚子痛。

这天的雨歇了，热气便减了，天色也灰了。一日歇了再来一日。薛刚反了唐。孙悟空

跟六指猕猴打得难分难解。司文的瞽目僧又嗅了一篇臭屁文章，正对着墙壁作呕放屁。基督山伯爵终于找到了宝藏，恩仇也都了结。老人的窝棚里，他又睡着了，正梦见狮子。螭螂又做了一个食物的球，把它们藏好了。……一本看毕又接一本。

如今读什么呢？苏东坡、张宗子、袁中郎、沈三白、冒辟疆……跟老苏共赏一轮月，执一壶老酒对月一酌，问问他最爱黄州、惠州，还是儋州？再翻出他的尺牍，循着他走过的路吃过的菜，走一遭吃一遍。拉了老张又游一遍西湖，要他将如今已失传的兰雪茶重新制了我也尝尝，或者叫不擅酒的他与我饮个三大白。认识沈三白嘛，主要是为着他的芸娘，我也跟芸娘女扮男装一回，掉了小舟去荷花深处窺一布包新茶。我不爱冒辟疆，就想看看小宛去后，他是如何痛心疾首，清福折尽。

还读什么？《七侠五义》《虬髯客传》《牡丹亭》《红楼梦》……人生在世且侠义，且婉转。

再读《板桥杂记》《子不语》《酉阳杂俎》《玄怪录》《长物志》《东京梦华录》……古代一切怪异好玩的都拿来翻翻，读得一口茶喷出来，笑得直揉肚子，歇会儿再读。

读读诸子，读读《史记》《汉书》，读朱熹、王阳明们，微言大义，读史明智。读读鲁迅、周作人、张爱玲、林语堂、老舍们，那一代人有着他们独特的生命气质。

偶尔也找马尔克斯、波拉尼奥、毛姆、加缪、太宰治、阿加莎、东野圭吾等人玩儿，他们或神秘，或颓废，或阴郁，或高傲，或温情……世事万象千人千面，风吹哪页读哪页。

日日读书，习惯了方能修习一些内功，写起文章来才得少一些心虚。我终究还是心虚的，书仍旧读得不够。我的修为大概如段誉初修“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亦不比段誉终究修炼成功，与他的“傻气”倒有些相通。

我又是个闲散之人，专注闲日子，连文章也是闲处着笔，春笋冬菘，四时清供，老庄苏子，汉字诗文……我几时遇见了“谁”，“谁”便入我闲篇。我写了闲书，有人看好，无人翻也好，辰光总一日日过。譬如我现在读张宗子，他在地底下肯定也不会再在意的。

◇ 营闲事 王亚专栏



王亚，作家。作品散见于《天涯》《芙蓉》《雨花》《滇池》《散文选刊》等，出版有散文集《茶烟起》《营闲事》《声色记》《此岸流水彼岸花》《一些闲时》《今生最爱李清照》等。